第五章

街上已经很安静了，偶尔一辆车过来，又飞速地离去，引起的气流吹得昏黄路灯下的小蚊虫四下散开。林安瑭一步步地走着，向着那个熟悉的昏暗小区走去，少女的身后则跟着一个白色的小猫。前面主人的步伐很缓慢，后面的小猫也就走走停停，一人一猫，一前一后，被路灯拖下昏暗的影子。

开学已经七八天了，林安瑭仍然是没有去学校报到。白天她呆在家里画画，等到傍晚，太阳坠下半个脑袋，空气中灼热的空气被海风代替的时候，她就和小猫一块散步去月半湾，在一条街口，随意拉过来一张椅子，看着不远处的海面，享受着海风这大自然慷慨的赏赐，林安瑭能坐到夜幕降临。

再晚一点，或许她会去网吧打一会儿游戏，又或许旁边的美术博物馆看一看展品，然后开始漫步回家。少女口中所言的家，是外公外婆生前住的房子。在外公外婆去世后，父亲曾经想把它卖掉，并接她走，和自己一块生活。林安瑭在得知父亲的意图之后，她冲到父亲公司的会议室，丝毫不顾整个公司几百人的例行会议中这种做法会给父亲带来多大的难堪，少女没有大喊大叫，只是紧紧盯着父亲的眼睛，冷冷地告诉他，你曾经夺走过我一部分回忆，我不会让你夺走最后一部分！

从此以后，林安瑭便一个人住在这个老旧的小区。房子虽然面积很小，但是在少女精心的打理下，一切都令人感觉到心理的安稳和平静。但是她一个人的生活却被几天前打破了，那天她清楚地记得，正是暴雨过后的一片晴朗，她难得的好心情使她告别自己的朋友，一个人前往附近的半湾公园。

少女换下了沉重的牛仔服，穿上了轻便的夏装。女性化的衣服衬托出她的身材，也映衬着少女清秀的脸庞，就好像路边草叶上的露珠一样，给人一种清新宜人的感觉。少女无所顾忌地坐在草坪上，抬头望着天空，突然一个人的容貌在眼前显现出来。那是她的哥哥，父亲的长子。

哥哥年长她七岁，是个高大帅气的男孩，除此之外，她只记得一个画面，夏日刺眼的阳光从哥哥的背后照过来，她看到那个男孩手里拿着一个雪糕，正望着她的方向大笑。已经十年过去了，这时间比少女如今的生命的一半还要长。她记得，十年前那个下午，似乎是下着雨，又似乎没有，天空是什么颜色呢？少女已经记不清了。她只记得，那个逗她开心，带她玩，对她好的男孩从一个楼顶，抑或是一个高台一跃而下。

从此她恨上了她的父亲。一个九岁的小女孩不理解为什么那么阳光开朗的一个人，怎么会自寻了断，她仔细回忆了许久，终于在父亲和哥哥多次极为严重的争吵的记忆片段中理解了。母亲在自己出世不久就去世了，父亲忙于工作，极少回家，哥哥就成了林安瑭唯一的依靠，她跟外面的混混打架吃了亏，总是哥哥替她打回来。哥哥去世后，她就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一直到二老去世。

少女心里努力地回忆着哥哥林安堂的样貌，从模糊慢慢地清晰起来。她苦笑了一下，从背的包里拿出一罐啤酒，拉开喝了一口。前一天晚上，她在派出所的审讯室看到了那个年轻警察，一瞬间似乎感觉到了熟悉的感觉，但却想不到为什么熟悉。等她和他在海边的一条街再次遇到的时候，她才瞬间明白了，原来那个警察长着三分哥哥的相貌。

正当少女陷入回忆的时候，一只小猫出现在她的视野里，它走到少女的身边，停了下来，楚楚可怜地看着她。少女皱着眉头看着那只全身脏兮兮，似乎被暴风雨淋了一夜的白色小猫，不由得心生怜悯。她伸手将猫包过来，从包里想拿出一点吃的给它，可似乎只有啤酒和香烟。少女尴尬地笑着，将猫抱在怀里，带它回了家。

小猫的到来，让少女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从几天前得到小猫开始，她似乎就没有出过家门，每天的时候除了和小猫玩，便是画画。那天她给小猫洗过澡后，就带小猫前往了海边的一条街，她不知道为什么又去了那里，似乎是想着等那个人出现，给他看看自己的可爱的小猫。

那天那个人确实来了，但没停留太久，只是给了她一个手机号码，便匆匆被短信唤走了。警察都是这么忙吗？她随手将纸条收起来，不再多想。现如今已经五天过去了，她没有再去过海边那一条街，她也从新闻上了解到那个案件的情况，但似乎没有找到自己与之牵连的点，少女也就没有任何兴趣了。

五天，对于林觉民却是难熬的五天。死者是中院的法官，名字叫做周正辉。那天尸检结果出来以后，市局刑侦组召开了会议，简单通报了此案件为意外，就宣布结案了。尸检显示，死者的大脑中有一个肿瘤，已经压迫视神经，在出车祸当晚，死者有轻微饮酒行为，酒精导致血管舒张，肿瘤充血导致死者短暂失明。但林觉民不认为是意外，因为他是目击者之一，他看到当时的车速是很高的，如果一个人眼睛看不到，正常情况下他会松开油门，踩刹车，而且在那种地方，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本身就很不正常

在会议上，林觉民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却被邢队长给顶了回来，然后就宣布结案了。林觉民盯着放映机前面侃侃而谈的邢山，心里升起一个不好的想法。他握了握拳头，心里下定了决心，自己要查下去。

周归璨的心情平复了很多，但还有一件事令他心里很难受，父亲死了，父亲送他的那只猫也不见了。这几天一直在操办父亲的身后事，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些。但如今空闲了下来，他心里想到父亲给自己最后的一份礼物也没了，不禁感到一阵阵的心痛。

今天周归璨并没有去上课，他开始四处寻找小猫可能出现的踪迹，但跑遍了半个城市，仍然没有任何线索。他只好心里安慰自己，肯定是有好心人把它带回家了，只要它没事，即使我找不到它也没事。

九月的下午，仍然是烈日炎炎，在月半湾附近的破旧小区的一个房子里，一个清纯漂亮的少女正端坐在画架前面，任由放飞的想象力带领自己的双手在白色的画布上进行创作。突然，她听到房门被敲响了，她轻声应着，快步走过去，打开了房门。

几秒钟后，她伸手准备将房门关上，但门外的来客似乎早已经料到这种情况，就一把抓着房门，死活不松手。

“瑭瑭，我听你导员说，你没去学校。”

少女转过身没搭话，自顾自坐在沙发上，眼睛盯着黑色屏幕的电视。林父也跟着走了过来，他坐到了少女旁边的沙发上，轻轻叹了一口气，许久，他才开口。

”瑭瑭，我也不是不知道你的脾气。你年纪这么小，不去上学成什么样子。“

”你想我成什么样子？“林安瑭听出父亲是在说自己的那些朋友们。

”唉，爸爸今天来这里，是想告诉你，如果你现在愿意去上学，等到你在这边拿到毕业证书以后，我会送你出国去欧洲学艺术。“

林安瑭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动了下，”我不需要！“少女仍然冷冷地说，”我不靠你，照样能活得很好。“

”瑭瑭。“林父着急地喊了女儿一声，”不需要多久，你知道在这里待两年，我能有办法让你拿到毕业证，你知道，爸爸需要这个毕业证。你就当一个交易吧，你帮爸爸拿到这个毕业证，爸爸帮你出国。“

许久，紧紧捏着衣角导致关节发白的少女松开了手，她心里冷笑了下，林之滨，你果然是商人，这个时候竟然还和女儿做生意。罢了罢了，我就满足你这个要求吧。她回过头说，可以，不过我有几个要求。第一，你只需要安排我的学校，国外的一切生活我自己负责。第二，你要写文字的保证。

沙发上的林之滨连声道好，并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了文件。原来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啊！林安瑭苦笑了一下，也好，两年就两年吧。

林安瑭的身影出现在宿舍门口的时候，宿舍的几个小女生都在。终于见到了自己最后一个室友，大家都很高兴，拉着林安瑭问东问西，林安瑭应付不过来，索性三缄其口，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再说话。

宿舍的几个人都对这个来的晚，而且冷冰冰的新室友疑惑不解。林安瑭坐在椅子上，只是默默地支起来画架，盯着调色盘默默发呆。

那个长得成熟又漂亮的陈冰若出去了，宿舍里只剩下两个人，林安瑭看着那个叫做胡小雯的女孩子，不由得赞叹了一句，虽然胡小雯不如陈冰若漂亮，但是她的气质却不一般，给人一种很舒服，如沐春风的感觉。另一个叫做莫小沫的女生，则看起来平凡得多，似乎也不爱说话，只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看书。

胡小雯看到林安瑭拿出了画架，咦了一声，凑过来说，小瑭还会画画呢，好厉害啊！林安瑭笑着回答了一句，“嗯，有点爱好。”看得出来，胡小雯对画画也略有研究，俩人找到了共同话题，便开心地交谈起来。那个安静地女生莫小沫也被俩人的声音吸引过来，她只是静静地看着画，并不参与她们的讨论。

时间划过晚上九点，林安瑭随手放下画笔。她从自己包里拿出一盒烟，一个人走下了宿舍楼，在校园里四处逛了起来。夜里的科技大学别一番风味，四处走来走去的都是手牵手的小情侣。林安瑭边走边看，脸上还带着坏笑。转过一棵低矮的黄杨树后，林安瑭看到了一片不大的湖，湖边上有一套石桌石凳。少女走了过去，坐下来，拿出香烟和打火机。

“刺啦~”火苗并没有升上来，少女几次尝试以后，仍然是没有任何反应。”见了鬼！“

”用我的火吧！“林安瑭听到这个声音，心里感到一阵厌烦。她回过头，果然又是那个略微像她哥哥的警察。这个警察此刻并没有穿警服，而是穿着一条黑色的休闲裤，和一个灰色的连帽衫，正一脸坏笑地举着一个打着火的打火机。

虽然他有几分与自己哥哥相似，但仅仅是抵消了她对这个人作为警察身份的厌恶，但是看到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子，仍然感到有点厌恶。少女盯着年轻警察的脸，看了又看，又感觉并不像哥哥。她哼了一声，便没有答话。

谁知道那家伙竟然凑了上来，”林同学，好歹我也帮过你吧！“他想把点上火的火机伸过去，却没想到着火太久，打火机前面的铁皮已经滚烫。林觉民大叫一声，赶紧把火机扔了，手里已经起了一个水泡。他看向少女，发现少女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他怔了怔，恶狠狠地说，有什么好笑的，我不都是为了你？

少女不客气地回道，活你的该！然后话锋一转，你到底是不是警察啊？警察哪有你这样轻浮的样子。

“警察应该什么样子？天天恐吓你这样的小混子啊！”林觉民奇怪地说，“我是刑警，不是一般管你们混混的警察。”

“你说谁是混子？”林觉民这才看到少女已经有些愠怒地看着他。他赶紧转移话题，“没有没有，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你们学校吗？”

少女看他转移话题，也不再计较，只是哼了一下，你在这里关我什么事，然后就低头咬着香烟过滤嘴，站起身来，向宿舍楼方向走去。

林觉民从地上捡起那个打火机，重新点燃了烟，望着湖面上的黑暗，慢慢皱起了眉头。